

人人都相信，『石門之狼』確已被擊斃，否則亦已斃死無疑，絕無一線生機，那位首先開槍的日本警官是著名的狙擊手，他事後逢人便誇口，說那一槍會命中，絕無差池，因此大家更以為必死無疑。

然而事有意外，約三個月後，可怕的『石門之狼』又復出現了！那時日人以為大禍既已除去，可以高枕無憂，便疎於防範。那位狙擊手當時因功擢升，在雁耶山派出所當一名警部補，在一個夜晚竟給砍去了腦袋。於是，狼嘯又響遍了整個高崗蕃社了！

這以後『石門之狼』真正可說是神出鬼沒，把那些暴力征服者一股腦兒攪進恐怖顛簸的深淵裏。一次，一連兩天相繼在柑坪與高崗社出現。這兩地相隔幾座大山，常人要兩天方能走到，而他却能在不到一晝夜之間出現於兩地。於是謠言便得播開來，說『石門之狼』根本不是人，而是介乎人獸之間的狼，不獨大難不死，而且日行千里呢！

日警用盡方法，自覺窮於應付，乃嚴禁人民傳聞，因此外界鮮有所知。此外還不斷地動員人馬搜索，加強戒備，說也奇怪，『石門之狼』一連出現五六次，擷得了幾個犧牲之後，便隱伏不再現身了，『石門之狼』的名字也漸為人們所淡忘。

聽了志叔公這一大篇話，我早已如着了魔，激動不已。我心中還有疑問：『石門之狼』死而不死，日行千里……這些究竟有可能嗎？正想啓口發問時，他似乎猜到了我的心事，一連喝下幾口茶，清了清嗓子，又開口談下：

『噯……說來真可憐啊。『石門之狼』原來是在石門的鐵索橋上被擊中要害，跳水後死的。他的屍首在入晚後不久，在下游約一公里處浮起，恰為一猛勇所見。他偷偷地把它藏在隱蔽處。這人後來還告知高蕃社的僱民們，並引導他們至原地予以掩埋。如今這位英雄埋骨之地雖已不可尋，然他的靈魂是不滅的。毫無疑問，他仍日夜看守着偉大的大料坎溪，以及那些沿途營生的無數善良同胞們……』

老人說到此，似不勝其感慨，語調顯著地低沉了許多。不知怎地，我心中起了一陣莫名的悵悵之感。

『那麼叔公，以後『石門之狼』的出現是他同族的人幹的嗎？』

『那當然！』他的神采忽然又昂揚起來：『不過究竟是哪一個，誰也不知，也許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。』

這天晚上，我夢見一位高山同胞：其藏六尺，面目黧黑，濃眉大眼，眉間與下巴各有一小塊刺青，雄赳赳氣昂昂，一臉嚴肅，凜然不可侵犯。其行動穩重，身手矯健得出奇，攀藤爬樹，如履平地。忽見那手中白晃晃的彎月形蕃刀起處，一位臥下留着一撮小鬍子的日人警官頭顱滾滾落下來，血流滿地，留下癢癢的四肢和胴體，以及那把腰間的佩刀，在月光下閃現出一幕淒慘但又有些滑稽的景象。這不就是強權暴力的下場的寫照嗎？正在我懷然有所領悟時，那位高山同胞却不慌不忙地一手抓住滴着血的頭顱，另一手拿了什麼東西塞進口裏。立刻一陣薄厲的聲響響過來，如針戳進耳內，令人不寒而慄。我驚醒過來，霍然起身，那尖銳的聲響却仍陣陣響個不停。呀！是真？是夢？一時如墜入五里霧中。

『哈哈……你醒了嗎？看，我已做好『石門之狼』所用的笛子。你聽聽。』

老叔公把手裏的東西遞過來讓我看了看，然後塞進口裏。真的，那聲音又響過來了，有點像嬰兒哭叫聲，却更尖銳，動人心扉。我想起這才夢醒，不禁悵然若有所失。早飯後我便整裝告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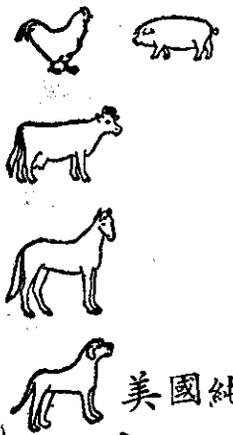
祇有 殺鼠靈 能殺絕全部鼠患 請

貴家長及時使用 殺鼠靈 殺絕全部鼠患



WARFARIN

誠徵各鄉 鎮經銷處 請函本廠 全省農會藥房均售 實華製藥廠 臺北市博愛路九十八號



促進發育 節省飼料 提早生蛋 預防疾病 縮短肥育 增加收益

美國純美化學公司出品

歐羅肥

分銷處 臺南 市中 維新 屏東 民權 市中 里新 權正 中里 路 38 號 和民 行 324 號 聯誼 行 125 號

總批發 新臺畜牧獸醫服務社 有限公司

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35號

各農會飼料店均售